

《戰國策》辭令辯論學研究

Researching of Forensics of “Zhan-guo-ce”

鄒濬智 元培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摘 要

本文從《戰國策》遊說之士與王侯的應對之中整理出七種辯論辭令的技巧：其一、善用寓言；其二、活用譬喻；其三、援引史實；其四、設身處地；其五、蔽言知弊；其六、遣辭誇張；其七、加深矛盾。雖然《戰國策》是距今二千多年前的著作，但它所揭示的論辯的智慧與意見傳播的技巧，仍能為我們提供有益的借鑒。

關鍵字：辯論學,說話技巧，中文典籍應用

Jin-zi, Zhou, IHP of SINICA

ABSTRACT

We clean out seven skills of forensics from “Zhan-guo-ce”: Using fables well, using comparisons well, using historical story well, putting oneself in our position, knowing enemy’s faulty wording or formulation, speaking exaggeratedly, finding enemy’s ambivalence, etc. Although “Zhan-guo-ce” is a book written down before 2,000 years, but the skills of forensics of this book are very valuable now on.

Keywords: Forensics, skill of Speech, The Use of Chinese Classic Books.

一、前言

《戰國策》又簡稱《國策》，是一部戰國時代的國別史料匯編。所記內容為東西周、秦、齊、楚、晉、韓、趙、魏、宋、衛、中山等國之國內及國際大事。時間跨越春秋末到秦滅六國，共 245 年。其主要內容是各個諸侯國在政治、外交、軍事等方面的相互鬥爭，以及謀臣策士捭闔縱橫的謀議和辯論辭說。歷來人們不僅重視它的史料價值，亦稱讚它的辭藻和論辯技巧。這些縱橫家所使用的論辯技巧和謀略，對歷代的政論性散文的寫作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至今仍值得人們借鑒。

謀臣策士的辯論，或委婉圓滑，或鋒芒畢露，或鋪陳縝密，或簡明洗練，都是欲說服對方，以達成自己預先設定的目標。歷來討論《戰國策》論辯技巧的文章很多，但作出較有系統之論述並多方舉例者則少見。是以本文擬整理歸納時人的研究成果，全面建構《戰國策》中的辭令論辯學。

二、《戰國策》所見辭令論辯技巧

（一）善用寓言、深入淺出，打動對方

由於辯論雙方社會地位的差異，處於王侯之下的謀臣策士在對王侯進行論說時，有時必須注意言語表達的技巧，以免得罪王侯，惹禍上身；又或者被說服者盛氣凌人、驕縱妄為時，當下直言進諫，絕不可能奏效。在這種情況當中，必須考慮到對方的心理狀態。要達到說服目的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運用輕鬆有趣的寓言來說明道理。寓言短小精悍，生動活潑且引人入勝。《戰國策》中的不少寓言寓意深刻而又含蓄。例如《燕策二·趙且伐燕》：

趙且伐燕，蘇代為燕謂惠王曰：「今者臣來，過易水，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鉗其喙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

日不出，即有死鷸』，兩者不肯相捨，漁者得而并擒之。今趙且伐燕，燕趙相支，以弊大眾，臣恐強秦之為漁父也。故願王之熟計之也。」惠王曰：「善。」乃止。

蘇代所講的寓言，的就是至今吾人皆耳熟能詳的典故由來——「鷸蚌相爭，漁翁得利。」當時趙惠王欲攻打燕國，蘇代為燕國說項。箭在弦上的趙惠王，對蘇代的來訪必存有戒心。身份微妙而卑微的蘇代如果一開始就開門見山，直言趙國不應攻打燕國，其結果是可想而知的。但聰明的蘇代採用「迂回戰術」，不直陳其事，而是通過講述「蚌鷸相爭」的寓言故事，去比喻「燕趙相執」：趙向燕國宣戰，就像是蚌鷸相持不下一樣，一但開戰，彼此都很難抽身，這反而讓秦國有可趁之機。趙惠王聽完這個寓言，自能體味其中道理——懂得伐燕於趙實是百害而無一利，得利者是秦。最後趙惠王放棄了攻打燕國的計畫，蘇代也達到了預期的目的。[1]

又如《齊策三·齊欲伐魏》中也有寓意類似的寓言故事：

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邊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邊，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殲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倦之苦而擅其功。

淳于髡以犬兔相逐而田父得利，來說明齊、魏相持而秦、楚得田父之功的道理，寓意深刻，且故事情節完整而優美。淳于髡和蘇代一樣，都是擇取自然界常見的現象比喻人事，自然易為人所接受。

與此異曲而同調者還有《秦策二·楚絕齊齊舉兵伐楚》「兩虎相鬥，一舉而兼」的故事，雖然所舉自然物象有別，而寓意則一。

而在《楚策四·汗明見春申君》中：

君亦聞驥乎？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蹄申膝折，尾湛而腑潰，漉汁灑地，白汗交流，中阪遷延，負轅不能上。伯樂

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苧衣以冪之。驥於是俯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聲者，何也？彼見伯樂知己也。

汗明以不得受人明識而重用之千里驥自喻，寓意精深，很能打動人心。再如《戰國策·齊策一》裡：

靖郭君將城薛，客多以諫。靖郭君謂謁者，無為客通。齊人有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益一言，臣請烹。」靖郭君因見之。客趨而進曰：「海大魚。」因反走。君曰：「客有於此。」客曰：「鄙臣不敢以死為戲。」君曰：「亡，更言之。」對曰：「君不聞大魚乎？網不能止，鉤不能牽，蕩而失水，則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君長有齊陰，奚以薛為？夫齊，雖隆薛之城到於天，猶之無益也。」君曰：「善。」乃輟城薛。

靖郭君田嬰為鞏固自己的領地，欲加高加大自己的封邑薛，此舉當然會引發齊王的猜忌。因此，靖郭君的食客們紛紛都來勸諫，希望田嬰不要惹禍上身。但靖郭君執意如此，並曰：「無為客通。」此時，齊人的謁者巧用「海大魚」的比喻，使得靖郭君接受勸說，停止「城薛」的舉動。[2]這也是使用自然物象寄寓勸諫意圖的成功例子。

簡言之，寓言往往用假託的故事或自然物的擬人手法，藉以使人們從它與人類現實生活的關聯中得到一種帶有普遍意義的啟示和教訓。恰當的運用寓言，可以使抽象的道理變得淺顯易懂，同時增加語言的形象性。因此，戰國縱橫家的遊說之辭，總是離開不了寓言。

（二）活用譬喻、層層論理，啟發對方

譬喻又叫比喻，就是打比方。把複雜的事物形象、具體化，就是譬喻。有些道理用語言直接說明，不止難以把問題講明白，聽的人也不易體會了解，所以需要打比方。打比方能借助形象化

的語言，使人易於理解和接受，大大的提高了言語的表達效果，又為交際的雙方提供了理解的最佳管道。

《楚策四·莊辛說楚襄王》記楚頃襄王與莊辛的對話：

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主之言。今事至於此，為之奈何？」莊辛對曰：「……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俯啄蚊虻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貽膠絲，加己乎四仞之上，而下為螻蟻食也。蜻蛉其小者也，黃雀因是以。俯啄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己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為招。晝遊乎茂樹，夕調乎酸醎。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夫黃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於江海，淹乎大沼，俯啄鰭鯉，仰嚙蔭衡。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射者，方將修其落廬，治其增繳，將加乎百仞之上，被礮礪，引微繳，折清風而抃矣。故晝遊乎江湖，調乎鼎鼐。……」

早先頃襄王不聽莊辛的勸告，遭到秦兵破郢之災。迫於情勢，只得將國都東遷於陳。他問莊辛該怎麼辦？莊辛在回答問話時，就用蜻蛉、黃雀、黃鵠「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的例子來與國事作比，希望君王在大敵當前時，要居安思危。勵精圖治，發奮圖強。三個比喻從小至大，步步進逼。頃襄王聽後「顏色變作，身體戰栗」。可見莊辛所舉的譬喻十分生動易懂，聞之莫不戒慎恐懼。

《戰國策》中的「比喻」之例俯拾皆是，如「辱亡則齒寒」、「譬若虎口」、「無異於驅群羊而攻猛虎也」、「如使豺狼逐群羊也」、「譬若抱薪而就火也」、「心搖搖如懸旌」、「危如累卵」、「輕於鴻毛」、「重於丘山」等等。[3]為了讓被說服者在聆聽遊說者的

陳說之辭時沒有壓力，譬喻所使用的多是與嚴肅的國家大事乍看之下沒有任何關係的動物、植物、人體或人們日常生活中所習見的其他事物。作為表現觀念的具體形象，譬喻容易讓人心領神會。

（三）援引史實、以古為鑑，說服對方

人類是懂得從失敗中汲取教訓、從歷史中進行學習的動物。當遊說者引用歷史事件來加強自身主張時，被遊說者通常很難予以反駁。相反的，若用血淋淋的史實來攻擊對方的主張，對方往往也難以招架。

《秦策三·蔡澤見逐於趙》中記載了蔡澤與應侯的對話：

蔡澤見逐於趙……應侯聞之，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觴宣言代我相秦，豈有此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何君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手足堅強，耳目聰明聖知，豈非士之所願與？」應侯曰：「然。」蔡澤云：「質仁秉義，行道施德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願以為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復歸顯榮，成理萬物，萬物各得其所；生命壽長，終其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世，稱之而毋絕，與天下終。豈非道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與？」應侯曰：「然。」澤曰：「若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亦可願矣。」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己以說，復曰：「何為不可？夫公孫鞅事孝公，極身毋二，盡公不還死，信賞罰以致治，竭智能，示請素，蒙怨咎，欺舊交，虜魏公子卬，卒為秦禽將，破敵軍，攘地千里。吳起事悼王，使死不害公，讒不蔽忠，言不

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義不圖毀譽，必有伯主強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事越王，主離困辱，悉忠而不解，主雖亡絕，盡能而不離，多功而不矜，貴富不驕怠。若此三子者，義之至，忠之節也。故君子殺身以成名，義之所在，身雖死，無憾悔，何為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福也；君明臣忠，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婦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不能存殷。子胥知，不能存吳；申生孝，而晉惑亂。是有忠臣孝子，國家滅亂，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一起君父為戮辱，戀其臣子。夫待死之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左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於是應侯稱善。

蔡澤列舉商鞅車裂、白起賜死、吳起肢解、文種被殺等個歷史事實，證明自己「功成人退，否則就會身敗名裂」的看法。應侯聽完蔡澤的分析論述後，覺得非常合情合理，不止大為賞識見逐於趙的蔡澤，並把蔡澤引薦給秦王。從中不難看出蔡澤靈活運用史實說理所起的巨大作用。

再如《趙策三·魯仲連義不帝秦》提到，面對秦國攻趙之邯鄲，魏國名為救趙，實卻懼於秦之威力，私下使辛垣衍去說服趙國帝秦，當下魯仲連挺身而出，力主抗戰，反對投降。魯仲連為辛垣衍講明秦稱帝之利害時說：齊「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苛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他又舉了鬼侯、鄂侯、文王與紂王之事。鬼侯為討好紂王，委身作僕，只能使他被紂王醢脯，不得善終。同時又以齊閔王終不敢入鄒魯之地，正面辯明，保持獨立，不要總想著要帝秦，才有活路。[4]這是善用史實做為論辯武器的最好例子。

（四）設身處地、感同身受，感動對方

當被說服者的心理已經武裝起來，任憑遊說者如何努力說明，被說服者還是很難聽得進去。但若設身處地的為對方設想，表明自己也有相似的經

驗，被說服者通常會放下心理上的武裝。在說服對方的陳詞當中，常常運用自己的親身體驗去講道理，啟發對方思考，也是論辯的重要技巧之一。例如《齊策一·鄒忌修八尺有餘》：

鄒忌修八尺有餘，身體映麗，朝服衣冠，窺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公也！」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不自信，而複問其妾曰：「吾孰與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客曰：「吾與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來。孰視之，自以為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暮，寢而思之曰：「妾之美我者，有求於我也。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畏我一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於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是觀之，王之蔽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議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

鄒忌在遇到妻私我、妾畏我、客有求於我而「皆以美於徐公」的這一生活瑣事時想到，當時的齊王是不是也有類似的處境？於是在朝廷之上他將這件生活瑣事與齊王分享，進而提出「王之蔽甚矣！」的警告。果然啟發齊王去思考言路不順的危害，最終使齊王懂得忠言逆耳的道理，進而廣開言路。

再如《趙策·觸讐說趙太后》：

趙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
齊曰：必以長安君為質，兵乃出。太后不

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讐願見太后……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得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官。沒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為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為之泣，念悲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豈非計久長，有子孫相繼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豈人主之子孫，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為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為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也。」於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

國難當前，但趙太后愛子心切，不願以子為質來請求齊國出兵相助。朝廷眾臣勸阻無效，束手無策。眼見左師觸讐不急不徐，不直接勸諫，而是先關心太后的健康，再以自己愛子之心引導之。最後以累世王孫多半不存的例子說明「愛之適足以害之」的道理。趙太后聞言便欣然接受觸讐的建議，也化解了國家的危機。

（五）蔽言知弊、趁勝追擊，說服對方

《戰國策》中很講究論辯應對時，對反對方的立論分析，「論如析薪，貴在知理。」事物都是可以分析的、都有「紋理」可尋。因此，在論辯中最重要的是掌握事情的理，掌握對方的論點要害。[5]遊說者在辯駁時，若能從對方的主客觀立論條件入手，從中分析其心態，就能找到對方的弱點，得以展開論述。

《東周策一·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記顏率與齊王的對話：

顏率至齊，謂齊王曰：「周賴大國之義，得君臣父子相保也，願獻九鼎，不識大國何塗之從而致之齊？」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梁。」顏率曰：「不可。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暉台之下，少海之上，其日久矣。鼎入梁，必不出。」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楚。」對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於葉庭之中，其日久矣。若入楚，鼎必不出。」王曰：「寡人終何塗之從而致之齊？」顏率曰：「弊邑固竊為大王患之。夫鼎者，非效醋壺醬瓶耳，可懷挾提挈以至齊者；非效烏集烏飛，兔興馬逝，滴然而止於齊者。昔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萬人挽之，九九八十一萬人，士卒師徒，器械被具，所以備者稱此。今夫大王縱有其人，何塗之從而出？臣竊為大王私憂之。」齊王曰：「子之數來者，猶無與耳。」顏率曰：「不敢欺大國，疾足所從出，弊邑遷鼎以待命。」齊王乃止。

在秦國攻打周，周告急之時，顏率以九鼎為代價，誘使齊國出兵保住周室。事成之後，周顯王出爾反爾，不想將九鼎送給齊國，便派顏率為他說服齊王放棄九鼎。顏率一到齊國，首先對齊感恩戴德，並表示要兌現諾言，獻上九鼎。顏率講這些話，首先在鬆懈齊王的戒備。待齊王卸下心理防備後，顏率進而提出「不識大國何塗之從而致之齊」的問題，成功抓住齊王不知如何規劃搬運途徑及憂心途中失鼎的恐懼心態，乘虛而入。繼而又大肆誇張搬遷九鼎是如何的勞民傷財、如何的消耗國力、如何能給予敵人可趁之機。遂使齊王放棄了取得九鼎的念頭。在這個故事裡，充分顯示出顏率掌握齊王的心理和疑慮以進行言辭說服的技巧。

另外《齊策·陳軫說昭陽毋攻齊》記載在楚國大軍壓境的情況下，陳軫接受齊王的差遣，前去遊說昭陽罷兵。陳軫見到昭陽以後，首先祝賀他攻魏取得的勝利，成功鬆懈了昭陽的心理防備。接下來再連連設問，誘使昭陽親口說出敗魏之後將官升上柱國，爵賜上執珪。陳軫再進而逼問，迫使昭陽說出上柱國之後只有令尹（即宰相）之官大於上柱國。至此，陳軫指出，昭陽在勝魏之後，已是官高爵顯，地位僅次於令尹。如果繼續攻齊，即便取得勝利，官職恐怕也不會再得升遷。此番言論不得不引起昭陽的深思。陳軫接者再舉一個「畫蛇添足」的寓言故事：楚地有幾個人，在得到一杯酒約賞賜之後，大家共同議定，在地上畫蛇，先成者飲之。有一人先畫成了，拿起杯來要喝，卻又驕傲地說：「我還能為蛇添上腳。」結果，他的蛇足還未添完，另一人蛇已畫成，便將酒杯奪去，不僅喝掉了酒，還譏笑他說：「蛇本來就沒有腳，你怎麼能為蛇添足呢？」陳軫就此作了總結：「為蛇足者，終亡其酒。」

至此，陳軫才將正意和盤托出：昭陽攻魏獲勝，已使齊感到畏懼，名望已足，官位已極。雖然昭陽戰無不勝，但戰爭總是有危險的，萬一攻齊不幸戰死，那樣，就連到手的官爵也享受不到，反而歸於後來之人，「挽為蛇足也。」陳軫說辭圓滿周密，無懈可擊，令人不得不為之折服。[6]他最終也順利說服昭陽退兵。

（六）遣辭誇張、聲勢驚人，震懾對方

《戰國策》之文皆是善談雄辯的策士的說辭，氣勢充沛，詞鋒逼人，形成《戰國策》「敷張揚厲」的語言特色。運用誇張的辭藻、大量的排比，可以在遊說的當下製造出磅礴的氣勢，使被說服者聽罷無不喟然心折。

譬如《楚策一·蘇秦為趙合從說楚威王》：

蘇秦為趙合從，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

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王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汾陘之塞、郢陽。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強與大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南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於天下莫如楚，楚強則秦弱，楚弱則秦強，此其勢不兩立。故為王室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親，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若此，則鄢、郢動矣。臣聞治之其未亂，為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之早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制，委社稷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聽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矣。趙、代良馬橐他，必實於外廄。故從合則楚王，橫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臣竊為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橫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為人臣而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強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橫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有億兆之數。兩者大王何居焉？故弊邑趙王，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命之。」

蘇秦對楚威王說明合縱的優點前，先大肆的誇獎楚國國力如何強盛、資源如何豐富、合從成功之後楚國如何成為東方的霸主。言談之中大量的使用誇飾、排比、對偶，增強論說的氣勢，無怪乎威王在聽完蘇秦的分析之後，欣然以從道：「寡人謹奉社稷以從。」

再如《齊策一·蘇秦為趙合從說齊宣王》：

齊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齊東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錐矢，戰如雷電，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太山、絕清河，步渤海也。臨淄之中七萬戶……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築、彈琴、鬥雞、走犬、六博、跑禽者；臨淄之途，車擊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揚。一如說服楚威王那般，蘇秦綜合運用誇張、排比、對偶等修辭手法，增強言論的氣勢和語言的力量，從而其論說便具有撼動齊宣王的魅力。

在戰國時期的外交活動中，謀臣策士因其地位卑下，要說服盛氣凌人、驕縱妄為的王侯，絕非只言片語所能奏效。故此，謀臣策士們往往一反常規，滔滔不絕地大談看似無關的其他物事，然後再切入正題提出觀點，使自己的辯說具備雄厚的說服力與可信度。[7]

（七）加深矛盾、挑起衝突，分化對方

除了要注意說話技巧，《戰國策》裡的故事也告訴我們，要打動對方，讓對方接受自己的觀點，就不能不全面的收集對方的情報，利用對方的矛盾和顧慮，來達成自己遊說的目標。

《秦策三·范雎至秦》中，范雎為了獻策以搏得秦王的信任和重用，便深入收集情報，以了解秦王的需求，他探聽到秦國太后、穰侯等四人專權獨斷，此四人甚至在禮制上對秦王逾格。范雎察覺到秦王已萌生擺脫太后管束的願望，於是抓住機會，大膽進言，他說：

臣居山東，聞齊之內有田單，不聞其王。聞秦之有太后、穰侯、涇陽、華陽，不聞其有王。夫擅國之謂王，能專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涇陽、華陽擊斷無諱，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者，下

乃所謂無王已。然則權焉得不傾，而令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為國者，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裂諸侯，剖符於天下，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戰敗，則怨結於百姓，而禍歸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淖齒管齊之權，縮閔王之筋，縣之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用趙，減食主父，百日而餓死。今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已。臣今見王獨立於廟朝矣，且臣將恐後世之有秦國者，非王之子孫也。

秦王聽完范雎的分析，擔心秦國太后、穰侯等四人尾大不掉，威脅到自己的權位，「乃廢太后，逐穰侯，出高陵，走涇陽於關外。」甚至對范雎說：「昔者，齊公得管仲，時以為仲父。今吾得子，亦以為父。」范雎用一連串的排比揭露了「四貴」的倒行逆施，終使秦王痛下決心，廢逐「四貴」，並重用了范雎自己。

又《秦策四·秦取楚漢中》：

秦取楚漢中，再戰於蘭田，大敗楚軍。韓、魏聞楚之困，乃南襲至鄧，楚王引歸。後三國謀攻楚，恐秦之救也，或說薛公：「可發使告楚曰：『今三國之兵且去楚，楚能應而共攻秦，雖蘭田豈難得哉！況於楚之故地？』」楚疑於秦之未必救己也，而今三國之辭去，則楚之應之也必勸，是楚與三國謀出秦兵矣。秦為知之，必不救也。三國疾攻楚，楚必走秦以急；秦愈不敢出，則是我離秦而攻楚也，兵必有功」。薛公曰：「善。」遂發重使之楚，楚之應果勸。於是三國並力攻楚，楚果告急於秦，秦遂不敢出兵。大臣有功。

齊、韓、魏三國準備攻打楚國，卻擔心與楚國交

好的秦國在戰時對楚國進行援助，於是便想要離間秦楚之間的關係。此時大兵壓境，楚國最關心的是東方三國能撤軍。東方三國這時若投其所好，便可收事半功倍之效。於是齊國派使者赴楚，不僅保證「三國之兵且去楚」，而且詭稱只要楚「能應而攻秦」，不僅可收復失地，還可得到秦的藍田。在虛假的誘惑之前，楚王利欲薰心，竟然想要背棄盟友秦國。在利益的蒙蔽之下，一著失算，滿盤皆輸。

[8]

再如《秦策二·齊助秦攻楚》

秦欲伐齊，齊、楚之交善，惠王患之，謂張儀曰：「吾欲伐齊，齊楚方歡，子為寡人慮之，奈何？」張儀曰：「王其為臣約車並幣，臣請試之。」張儀南見楚王曰：「弊邑之王所說甚者，無大大王；唯儀之所甚願為臣者，亦無大大王。弊邑之王所甚憎者，亦無先齊王。唯儀甚憎者，亦無大齊王。今齊王之罪，其於弊邑之王臣厚，弊邑欲伐之，而大國與之歡，是以弊邑之王不得事令，而儀不得為臣也。大王苟能閉關絕齊，臣請使秦王獻商於之地，方六百里。若此，齊必弱，齊弱則必為王役矣。則是北弱齊，西德於秦，而私商於之地以為利也，則此一計而三利俱至。」楚王大說……楚王使人絕齊，使者未來，又重絕之。張儀反，秦使人使齊，齊、秦之交陰合。楚因使一將軍受地於秦。張儀至，稱病不朝。楚王曰：「張子以寡人不絕齊乎？」乃使勇士往詈齊王。張儀知楚絕齊也，乃出見使者曰：「從某至某，廣從六里。」使者曰：「臣聞六百里，不聞六里。」儀曰：「儀固以小人，安得六百里？」使者反報楚王，楚王大怒，欲興師伐秦。……秦與齊合，韓氏從之。楚兵大敗於杜陵。

張儀目的是拆散齊楚聯盟。如此秦在攻齊之時，楚國方不致與齊國形成犄角之勢，夾擊秦軍。張儀知

道若想達到挑撥齊楚的目的，最好的辦法就是利用楚王的貪心。於是他假意地代秦國向楚王獻地六百里，希望楚王能夠背齊親秦。而楚王果然如他所料，利令智昏，背盟於齊，最後折損疆域而身亡異地。

三、結語

本文從《戰國策》遊說之士與王侯的應對之中整理出七種辯論辭令的技巧：其一、善用寓言、深入淺出，打動對方；其二、活用譬喻、層層論理，啟發對方；其三、援引史實、以古為鑑，說服對方；其四、設身處地、感同身受，感動對方；其五、蔽言知弊、趁勝追擊，說服對方；其六、遣辭誇張、聲勢驚人，震懾對方；其七、加深矛盾、挑起衝突，分化對方。雖然《戰國策》是距今二千多年前的著作，但它所揭示的這七項論辯的智慧與意見傳播的技巧，仍然歷久彌新，值得現代人所學習。《戰國策》是中國語言文學上的一塊瑰寶，其中顯現出來的高超的鬥智論辯與辭令技巧，為中國論辯藝術的發展奠定良好的基礎。後世的許多政治家、哲學家、文學家等知識份子

都從其中汲取了大量的營養。即使在今天，《戰國策》仍能為我們提供有益的借鑒。

參考文獻

- [1]江德賢.《戰國策》中謀臣策士的辯論方法.景德鎮高專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1: 44-47.1994.
- [2]簡永宗.戰國策寓言研究.新竹：玄奘大學碩士論文.31-32.2002.
- [3]程保生.《戰國策》語言藝術探析.河南電大學報.2:11-14.1998.
- [4]魏其宇.淺談《戰國策》的論辯藝術.甘肅教育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 17(2):54-56.,2001
- [5]胡如虹. 論《戰國策》的語言藝術.湘潭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3(1):60-62.1999.
- [6]黨天正.淺說《戰國策》的論理技巧與語言藝術.寶雞文理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50:62-68.1994
- [7]周育萍,徐兆娟.格賴斯會話含意與外交——以《戰國策》為例. 柳州職業技術學院學報 5(3):53-56.2005
- [8]張宇.略論《戰國策》的語言論辯藝術.陝西廣播電視大學學報 2:60-63 .1999

